

STUDIES ON OUTLIER KAM-TAI



李锦芳 周国炎 著

Li Jinfang and Zhou Guoyan

仡央语言探索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序

侬央语言（侬佬语群）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来各国学者分别在侬央语言分布的中国西南地区、越南北部地区做了许多田野调查，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语言、方言，发表了不少调查研究报告、专题论作。李锦芳副教授、周国炎讲师系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系青年教师，主攻侬台语。近些年来他们把相当的精力投入到了与侬台语言关系密切的侬央语言的研究之上，先后调查了云南、贵州、广西的侬佬、拉基和布央等几种侬央语言。其中李锦芳还对布央语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发现了一些新的方言点，1996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布央语研究》，就是以布央语为研究对象的。

侬央语言早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就有西方学者作过初步调查。美国学者白保罗把侬央语言视作连接侬台语和南岛语的纽带，它在东南亚语言研究中具有独特地位。在我国学术界，大家对侬佬语为主的侬央语言的系属地位的认识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它们当作侬台语族属下的一个语支看待。本书作者正是持这样的观点，并在本书的一些专题中作了论证。全书包括共时描写、历史比较及语言与历史文化等3方面研究内容。作者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描写、介绍了侬央语言一些语言点的音系、语音特点和构词法，描写准确，材料丰富，有助于学术界全面、深入地认识侬央语言的特点。侬央语言的前缀比较丰富，“布央语前缀”这一专题探讨了前缀的构成、功能及历史发展等问题。语言历史比较研究是本书的主干部分，作者分别

探讨了复辅音声母演变、动词虚化、借词、语音对应关系及语言系属地位等问题。现代布央、拉基、普标语没有复辅音声母，但作者经过比较认为早期仡央语言具有较丰富的复辅音声类，在关于仡央语言复辅音声母演变的专题中探讨了几类复辅音声母的发展，这一研究对于侗台语族乃至其他语言声母历史发展的研究都将具有启发意义。有关“动词虚化”及“借词”专题对于今后人们进一步认识侗台语言的实词虚化问题以及甄别侗台语言的同源词与借词具有重要意义。仡佬等语言的系属过去人们说得不少，但还很少能够从语音对应的角度去研究，“布依、仡佬语音对应”及“复辅音声母对应”这两个专题加强并深化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拉哈语是70年代才发现的分布在越南北部的一种仡央语言，有关拉哈语与仡央语言比较这一专题基本阐明了拉哈语与其他仡央语言的密切关系，初步确定了它在语支中的地位（与布央语关系最密切）。仡央语言民族的历史记载很贫乏，但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本书的最后几个专题正是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若干历史问题，使语言研究为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所用，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仡央语言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进展。

学术界对仡央语言的关注主要从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成果多从这个时候开始问世，所发表的一些论文、专著多是针对其中某一种语言进行研究，如中国学者撰写的《仡佬语简志》、《仡佬语研究》，越南学者撰写的《普标语》，苏、越学者共同撰写的《拉哈语》等。像李锦芳、周国炎这样一本书，以若干个专题的形式综合探讨仡央语言的有关问题，目前在学术界还不多见。本书的出版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侗台语族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更大范围的汉藏语系研究的领域上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需要有更多的专题研究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汉藏语系语种多，历史演变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使人们

越来越感到研究的艰苦性。应该认为，学术界至今对汉藏语基本面貌的认识还是不甚清楚的，对不少语言只能说是一知半解。所以，汉藏语的田野调查和具体描写仍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不重视这项工作，不愿花力气去挖掘、积累、梳理新材料，而只愿利用现有的材料急急忙忙去“翻炒”，要想使汉藏语研究不断进入新的境界是有困难的。

当然，由于学术界对于侏央语言的研究还不很深入，可借鉴的成果还不多，因此本书也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另外，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侏央语言还不是很熟悉，在有关问题的论述中如果能够列举更多的例子无疑会提高这本书的学术价值。

两位作者对语言研究有强烈的兴趣，并有一股刻苦钻研的劲头。他们还年轻，路子还长，相信会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在探求真知的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

戴庆厦

1998年12月20日于香港城市大学

目 录

序	(1)
绪言	(1)
贞丰仡佬语语音系统及其特点	(14)
贞丰仡佬语构词法	(25)
峨村布央语语音系统及其特点	(37)
布央语前缀	(49)
仡央语言复辅音声母演变初探	(62)
仡央语言的动词虚化	(91)
仡央语言的借词	(112)
越南拉哈语与仡央诸语言的初步比较	(133)
布依语与仡佬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	(159)
从复辅音声母的对应看仡佬语和侗台诸语言 的发生学关系	(185)
仡央人的语言兼用和转用	(201)
仡央人族源的语言学证据	(217)
仡央人物质生活史的语言学研究	(229)
仡央人早期精神生活在语言中的一些反映	(266)
主要参考书目	(270)
后记	(274)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12)
The Phonology System of the Zhenfeng Gelao Language and Its Features	(23)
The Word Construction of the Zhenfeng Gelao Language ...	(36)
The Phonology System of the Ecuu Buyang Language and Its Features	(48)
The Prefixes of the Buyang Language	(6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sonant Clusters in Ge-Yang Languages	(90)
Verb Grammatication of Ge-Yang Languages	(110)
Loan-words in the Ge-Yang Languages	(131)
A Preliminary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ha Language in Vietnam and Ge-Yang Languages	(158)
A Study on the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Gelao and the Buyi Languages	(183)
Seeing the Gene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lao Language and the Kam-Tai Language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Consonant Clusters	(200)
Multi-Lingualism, B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Adoption of the Ge-Yang Peoples	(215)

Linguistic Evidence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Ge-Yang Peoples	(227)
A Linguistic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terial Life of the Ge-Yang Peoples	(265)
Linguistic Reflection of the Early Spiritual Life of the Ge-Yang Peoples	(268)
Bibliography	(270)
Postscript	(274)

绪 言

一、仡央语民族^①的人口分布

“仡央”一词，是一个语言学范畴的术语。最早由梁敏先生（1990年）提出，指一群亲缘关系比较接近的语言。“仡央语民族”（以下简称“仡央人”），指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们。他们包括我国仡佬族、拉基人、布央人、普标人、木佬人、羿人以及越南境内仡佬族、普标族、拉基族和独有的拉哈族等。在我国，除仡佬族外，其余的均未被识别为单一民族，而分别归属于壮（布央）、瑶（布央）、傣（拉基）、彝（拉基、普标）、佤（木佬）、汉（羿人）等民族。

仡佬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北部、中西部和西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云南省的富宁、广南、马关、麻栗坡、文山等县和特区。据1990年统计，仡佬族人口约有43万多。此外，在越南的北部河江、河宣两省的一些县也有少数仡佬族散居。根据最新的统计材料，这些地区的仡佬族约有1500人（艾杰瑞和阮文利1997a）。“仡佬”是该族内部部分人的自称。由于居住比较分散，内部缺乏联系，长期以来，各地仡佬族在服饰、风俗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自称也各不相同，除“仡

^① 这里仅就使用仡佬语及布央、拉基等相关语言的人民的历史来源进行学术探讨，无意涉足民族识别方面的政策性问题。

佬”外，还有“褒佬”、“哈给”、“稿”、“普伏”、“埃审”、“佬”等。各地的其他民族按仡佬族的服饰颜色、习俗、职业等不同特点，又分别赋予他们青仡佬、红仡佬、白仡佬、花仡佬、披袍仡佬、锅圈仡佬、剪发仡佬、卷毛仡佬、打牙仡佬、彝仡佬、打铁仡佬、篾席仡佬等称谓。在越南境内，仡佬族有3个不同支系，即青仡佬（自称为“好积”）、白仡佬（自称为“四德”）和红仡佬（自称为“瓦台”）。

布央人分布在云南省东部的广南、富宁二县及其相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共计2000余人。布央人一般聚族而居，不与其他民族合居。“布央”系壮语称谓，意即外来的、生活习俗及语言与壮族有一定相似但又不相同的民族集团。布央人接受了这一称谓。富宁县的布央人还以此作为自称。那坡县的壮族称当地布央人为“央琼”（ja:ŋ³³khjuŋ²⁴），即把他们看成布央人的“琼”（khjuŋ²⁴）支系。部分地区的布央人有自称。广南央连布央人自称“巴哈”（pa³³ha³³）（pa³³系称人名词前缀，ha³³是“人”的意思）；那坡布央人自称“雅郎”（ia³³ɬoŋ⁵³），布央人没有自己单独的民族成分，富宁、广南的布央人归入壮族，那坡布央人因其头巾图案似瑶锦，50年代被认定为瑶族至今（李锦芳1997b）。

拉基人分布在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所属马关县的金厂一带以及越南北部河宣省兴美（Hùng Mỹ）县的板奉、板瑶、板帮、板梅各乡，黄树腓县、北光县和黄连山省的孟康、北河两县。据90年代初的统计，我国境内的拉基人有1600多人（林少棉1994，转引自艾杰瑞和阮文利1997b），越南境内7863人（1989年统计数字，转引自艾杰瑞和阮文利1997b）。“拉基”是来自当地壮、傣、苗、彝、汉等民族的称谓，本集团人自称“里通溜”（li²⁴pu³³lio³³）。拉基人有很多支系，目前所知道的有花拉（基）、白拉、黑拉、乌拉、口袋拉、慢优拉、慢绷拉、汉拉等多种。这些差别，有的是根据不同的服装颜色命名，有的是

用了住地的名称，有的是其他民族根据当地拉基人的某些特点对他们的称呼。名称虽多，但都是统一的拉基人。长期以来，我国境内的拉基人一直被视为傣族或壮族。越南境内的拉基人是一个单一民族，也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土黑”、“满拉基”、“舍”等，但“拉基”这个名称最普遍。北光的拉基人自称“古甸($qu^{31}te^{33}$)”，按民间的解释，“古(qu^{31})”意为“人”，“甸(te^{33})”是拉基人的专称，其含义尚不得而知。各地区的拉基人还用本地区的地名作为自称，如板奉的拉基人自称为“依比”，板瑶的自称为“依多”，板帮的自称为“依绷”，板梅的自称为“依棉”。

普标人居住在我国云南省麻栗坡县的竜龙、普峰、普岔、普弄、马同等地，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宣省同文县的铺拉乡和宠铮乡以及安明县和苗旺县的部分地区，据 80 年代统计，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共有普标人 500 余人。普标人自称“加标($qa^{33}biau^{33}$)”，其中“加(qa^{33})”是名称前缀，“标($biau^{33}$)”是民族专称。“普标”是来自当地壮、傣、侬、岱等民族的称谓。“普(或记作“布”)”音 pu^{42} ，在壮、侬、傣等语言中有“人、族”的意思，“标”则来自普标人的自称。

木佬人分布在贵州省东南部的麻江、凯里、黄平、福泉、都匀等县(市)。据 90 年代的统计，人口约有 3 万多。木佬人自称“嘎窝($qa^{24}o^{53}$)”或“阿窝($a^{33}yo^{33}$)”，汉称“木佬”。90 年代初，木佬人认同佤佬族。

羿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毕节县和四川省古蔺县交界的大山之中。在毕节主要居住在普宜和阴底两个区，在古蔺主要居住在腊盘沟一带，据 80 年代统计，羿人约有 3000 余人。羿人与当地汉、彝、苗等民族杂居，自称 gau^{13} 。羿人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报民族成分时自报汉族。

拉哈是越南的一个单一民族，据 1989 年人口普查，越南拉

哈族的人口为 1394 人 (SDSRV1991), 主要有 3 个定居点, 两个在山萝省: 农赖 (Nong Lay) 和一个距那米 (Namet) 15 公里的地方, 再一个就是老街省清渊 (Thanh Uyen) 地区的打密乡公所西北 50—60 公里处。山萝省拉哈人自称“卡拉普佬 (Khla Phlao) 或“拉哈普佬” (Laha Phlao), 即“旱拉哈”, 老街省打密拉哈人则自称“拉哈轰” ($la^{33}ha^{21}ʔuŋ^{31}$), 即“水拉哈” (艾杰瑞、葛列格松 1997)。

二、民族来源

佤央人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古代的越人分布在中南半岛北部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 地域辽阔。《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注, “自交趾至会稽, 七八千里, 百越杂处, 各有种姓”, 说明古代越人分布广, 支系众多, 史有“百越”之称。今天佤央人分布的云贵高原东部, 自古就是“百越”活动的地区。除越人外, 春秋战国时期, 从我国的中南地区到云贵高原的西部, 还活动着另一个支系也很庞杂的族群——“百濮”。这两个族群在云贵高原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处于交错杂处的状态, 没有明显的地域界线。“百越”和“百濮”本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 由于长期接触, 相互影响、磨合, 两种文化体系不断趋同。到了秦汉时期, 一种新的、兼有两个族群 (“越”和“濮”) 文化特征的族系——僚在这一地区产生, 尔后又向桂北、川南一带扩展, 形成了汉晋直至隋唐时期遍布我国南方乃至中南半岛北部的庞大的僚系族群。这一族群中靠南的部分较多地继承了百越的文化特征, 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 形成了今天的壮、布依、侗、水等诸民族。而云贵高原东北部及川南、湘西一带的僚人则继承了较多的濮人文化特征。由于长期处于汉、楚文化与百越文化之间, 同时也受到了汉、楚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一族群中的绝大多数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汉族, 有的融入了属于氏

羌族系的彝族以及来源于古代巴人的土家族等。^①其中的一支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仡佬族(翁家烈 1983)。“葛佬”族称最早见于唐代史籍。仡央人中的布央、拉基、普标、木佬、羿人等亦当是同一时期与仡佬族一起在同一地域内形成^②。现代仡央人在居住地域上的相互隔绝状态和语言上的差异是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所造成的结果。今天居住在广西、云南乃至越南境内的仡央人都有很多关于他们的祖先从外地迁来的传说。

滇东南的麻栗坡、马关、广南、富宁、砚山、文山及其毗连的桂西南那坡县一带是仡央人分布较广的地区,仡佬、布央、拉基、普标都散居在这里,与当地的汉、彝、苗、壮、瑶、傣等民族杂处。从历史上考察,他们不是这一带的世居居族,是从贵州北部及中西部地区迁来的。其中仡佬族大约在 200 多年前陆续从贵州的遵义、大方、安顺等地南迁。拉基、普标、布央等南迁的年代不详。但估计不会早于 17 世纪。根据广西那坡县荣屯陆姓布央人的传说,他们到当地居住了 12 代人,照此推算也不过 300 年。而广南、富宁一带的布央人迁来的时间更短,仅 3—5 代人。当然此前有可能在附近别的地方居住过,而不是直接从黔北或黔西南迁来。

① 据清嘉庆年间成书的《恩施县志》所载:“里籍老户中,多夷獠(僚),刀耕火种,男不冠,女不妆,乡谈不可解”。这里的“夷獠(僚)”指土家族,说明土家族中也融入了“僚人”的成分。

② 现代仡央语无论在语音结构还是在词汇系统方面都比较相近,在词汇方面,梁敏(1990a)通过采用斯瓦迪斯语言年代学的确定语言分离时间的 200 核心词在仡央语中进行比较,得出仡央语诸语言之间的同源百分比如下:

仡佬:拉基	38.32%	拉基:布央	38.74%
仡佬:普标	37.82%	仡佬:布央	31.41%

如此高的同源程度应足以说明它们是从同一原始母语分化出来的。至于木佬语与仡佬语的关系则更近,有的学者甚至把它们看作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贺嘉善 1983)。

云南省富宁县谷拉乡峨村、马贯布央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广东迁来的，路上还曾乘船渡海。那坡县央琼布央人也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福建。广南县底圩乡布央人则传说他们的先人来自遥远的“兰墨 (lam mak)”、“兰央 (lam ʒaŋ)”，广西隆林的布央人也说其祖遭难而逃到现居地。关于布央人来自广东、福建一说，我们认为可能与古代百越民族自东向西的迁徙路线有关，是现代人对祖先迁徙活动的遥远的、模糊的记忆。但这种活动发生在布央人乃至整个仡央语民族形成之前的更古老的时期，至于乘船“渡海”或许可理解为“渡江、渡河”，它反映了布央人跨过南盘江、红水河从云贵高原向桂西北、桂西南、滇东南迁移这一历史事实。

越南境内的仡佬族直接来源于我国贵州省的仡佬族，是150~200年前从贵州经云南边境辗转搬迁进入越南境内的。最后一批进入越南的仡佬族距今还不足一个世纪。他们经云南边境分两路进入越南的河宣省，一路是进入同文县的青仡佬，另一路是进入黄树腓县的红仡佬。在从贵州往越南迁徙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在中途驻留，成了今天云南省境内富宁、广南、马关、麻栗坡、文山一带的仡佬族。

拉基、普标是较早进入越南北部的仡央语民族。根据来自越南方面的材料，18世纪前，普标人的祖先就已经来到越南北部的同文县一带，与傈傈人(彝族)一起成为这里的最早开垦者。以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又有一部分普标人来到这一地区定居。拉基人由于进入越南的时间较早(进入的年代，资料未作说明，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近120~150年间才从云南的那姑一带迁入的，这些拉基人据称是侬族和华族的后裔)，已被后来者视为当地的土著民族。越南境内的拉基人和普标人从何而来？我们所接触到的材料没有给我们以明确的答案，但从中越边境的中国一方有拉基人和普标人分布这一点上看，他们极有可能是从中国

境内迁去的。云南省马关一带的拉基人自称“里逋溜 ($li^{13}pu^{33}lio^{33}$)”，根据张济民生先的研究， li^{13} 和 pu^{33} 都是名词的前加成份， pu^{33} ，又是表示称谓和某种有技艺专长的人的标志。 lio^{13} 不含有“人”的意思（“人”是 $a^{33}fu^{33}$ ），而只是民族的自称^①。这个词与仡佬族的自称有对应关系。如六枝居都村仡佬自称 ηlo^{55} 、平坝大狗场自称 lau^{55} 、安顺湾子寨自称 $klau^{55}$ 、晴隆山背后村自称 kei^{53} 。由此可见拉基人与仡佬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并可推测出中越边境的拉基人来自贵州的可能性。

关于越南境内拉哈人的历史来源，目前我们尚未掌握翔实的材料。根据《越南北方少数民族》（1978年）一书的介绍，黑泰人来到现居地老街省一带大约在11-12世纪，而拉哈人比他们来得还要早。这本书所依据的也只是些民间的口头传说，拉哈人到达越南老街一带的更确切的时间仍有待进一步考证。越南拉哈人的住地多靠近河边，地势较好，水源足，便于稻作，这一点说明拉哈人到达越南的时间要比其他民族早，可能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向越南北部移民的较早的一批。

从历史文献上看，古代的木佬人曾分布在黔西的水城、大方一带，今天这里仍有仡佬族居住。在今天木佬人聚居的麻江、黄平、凯里一带，历史上曾有仡佬族活动。木佬人的自称 $qa^{24}o^{55}$ 与贵州大方红丰村的仡佬族自称 $pu^{55} \gamma w^{55}$ 比较接近。张济民先生经比较研究认为，大方红丰村仡佬语与木佬语相同、相近的程度最大，并由此推测，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这两个人们共同体可能有过比较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接触（张济民1993）。

唐代以后，史书上就不断出现关于羿人的记述。清代修撰的《毕节县志》中就有“毕节倮倮，苗子、羿子、习俗各异”的记

① 也有人认为 $li^{13}pu^{33}$ 即“濮仔（濮人的儿子、后裔）”，是2000多年前被迫从四川迁往云南的（林少棉1994，转引自艾杰瑞和阮文利1997b）。

载。据他们的老人传说，明代洪武年间，因调北征南，由湖北孝感、麻城一带迁来，入黔以后，与当地羿人妇女成婚而逐渐定居下来。因而，他们自认不讳是“汉父羿母”。《西南彝志》中彝文记载：羿子古代多分布大方一带。从几个民族的自称和他称中也可看出一些线索。羿人自称为 gau¹³，这正巧与普定新寨仡佬族的自称 qau¹³ 相一致。当地民族称他们为 qhie⁴⁴，是“客人”的意思。证明他们是外来的“客人”。当地称汉族为“客家”，可能这里习惯上指的就是那些与羿人妇女成婚的外来汉人。当地彝族称他们为 sa⁵⁵phu³¹ 或 su⁵⁵phu³¹，sa⁵⁵ 是汉人，phu³¹ 是仡佬人，联系起来就是“汉仡佬”的意思。羿人语称苗族为 pu⁵⁵zu³¹，这与今天许多地方的仡佬语对苗族的称呼是完全一样的。这就说明，羿人与仡佬人在历史上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云贵高原东部的贵州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是仡央人的摇篮，他们是古代僚人的直接后裔，与更早时期的百越、百濮有渊源关系。他们在这里形成、发展、分化并从 300 多年前开始陆续向南迁徙进入广西、云南以及越南北部，从而形成了今天仡央人居住分散且语言变异较大的特点。

三、仡央语言的调查与研究

把仡央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比较研究只是近几年的事，但对个别语言的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美国已故著名学者白保罗 (Paul·K·Benedict) 在其 1942 年所著的《台语，卡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一文中就谈到了仡央语言中的仡佬语、拉缜语（即拉基语）和拉瓜语（即普标语）。在文中，他把仡佬语和拉缜语视为与黎语平行的一个单位，共同组成卡岱语。他后来所建立的“澳-泰语系”对上述谱系分类虽然作了局部的调整，但仡佬、拉缜、拉瓜几种语言的位置基本未变。白保罗虽仅用有限的词汇材料对仡佬等语言的系属进行

了推测，未涉及语言结构的分析研究，但其观点对后来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国内主张仡佬语属于侗台语的学者也从他的分类中得到了启发。

国内仡央语言的调查始于 50 年代末，当时主要调查仡佬语。但由于历史原因，全面的研究直到 80 年代初才展开。

第一部仡佬语研究专著《仡佬语简志》，于 1983 年问世，作者贺嘉善副研究员通过大量的语言材料，对仡佬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土语和系属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在语言系属方面，作者用了近 600 个根词，把仡佬语与壮语、傣语、侗语、黎语、苗语、瑶语等 6 种语言的词汇作了比较，结果表明，仡佬语与壮、傣等侗台语族语言的同源词比例要远远超过它与苗瑶语族语言的同源成分。在语法方面也与壮侗语族语言有更多相似之处，从而初步认为仡佬语是壮侗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属于一个独立的语支。作者根据语音和词汇的差别，并参考语法的异同情况，将仡佬语划为“稿”、“阿欧”、“哈给”和“多罗”4 个方言，这一分类成了后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仡佬语方言的重要依据。

国内研究仡央语言成果较多的当推贵州民族研究所的张济民研究员。他早年主要从事苗瑶语的调查研究。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民族识别工作的需要，开始调查木佬人和羿人的语言，后来又对贵州、广西和云南 3 省区的仡佬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在他 80 年代的研究中，多强调仡佬语与苗瑶语之间的相似之处，如他在 1984 年发表于《贵州民族研究》的《从语音特点和词义生成看仡佬语和苗语的关系》一文中认为：“仡佬语不但在语音系统上与苗语接近，而且在词汇构造和词义生成方面也与苗语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因此“仡佬语与苗语关系要近一些，与布依语的关系相对来说要远一些”。1993 年出版的《仡佬语研究》一书是张济民先生多年来对仡央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晶，

是继《仡佬语简志》之后又一部全面研究仡佬语的力作。作者通过亲自调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仡佬语的方言划分作了重新调整，以地理分布名称代替原来的以民族自称命名，并在各方言之下进一步划分出若干个土语。对仡佬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很多特殊现象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如复辅音 p1、m1、k1 等的分化、名词前缀、否定副词后置及其变形、发语词等。本书对仡佬语的系属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仡佬语及其相关语言木佬、羿人、拉基、普标等应属汉藏语系中一个独立的语族，作者称之为“仡拉语族”，与同语系的汉语、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平行。可谓一家之言。

最早将仡央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梁敏研究员。80 年代，梁敏先生对广西、云南等地的仡佬、布央、拉基、普标等仡央语言进行了调查，并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用中、英文陆续发表了《拉基语》、《布央语》、《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等文。其中拉基语（中国）和布央语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属首次向国内外公布。在《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一文中，梁敏先生采用斯瓦迪施（Swadesh）有关语言年代学的 200 词表，从基本词汇异同的对比着手，结合语音特点和有关地名、民族来源的传说对仡佬、拉基、普标、布央等语言进行了研究，认为“这几种语言跟苗瑶语族的关系比较疏远。这几个民族可能源于我国古代百越民族的其他支系，所以其语言跟侗台语族有较多共同点和部分同源词，但它们并没有接近到可以归入侗台语族的程度。它们应该是与侗台语族平行的，系属上有关的另一个语族，可以称之为仡央语族”。梁敏先生同时还提出了把侗台语族和仡央语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百越超语族”的建议。但在 1996 年出版的《侗台语族概论》一书中，梁敏先生放弃了原先提出的“仡央语族”的观点和建立“百越超语族”的建议，把仡佬、拉基、普标、布央等语言作为侗台语族一个独立的